



从看见到“遇见”

——“遇见东坡”VR大空间沉浸展之我见

◆ 李佳

坡,青袍大袖、快意潇洒,“你怎么才来呀?”——是啊,怎么才来?诗酒趁年华!马上携友同游吧,感受“千里快哉风”!你们从眉州故里出发,走过西湖、密州、黄州、赤壁、岭南、海南……这一路,“大江东去浪淘尽”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这一程,是山水间的遇见,你们共同走过树木苍翠、竹林碧绿的“黄泥坂”,渡过“白露横江,水光接天”的“周郎赤壁”;亦是生活里的遇见,你们在临皋亭听风,在农舍学堂畅谈,静思时耕读,兴起时烹茶。你见证了东坡人生的起起落落,伴他走过“向来萧瑟处”,共他一同赏荷、月下吟诗,任思绪遨游九霄,他就是在你的面前,案头洒满清辉,墨迹未干,热血难凉。你们将一生走成一个个瞬间,又用这些瞬间装点了人生。

当然,这是很个人的体验;每个人都有自己的“东坡”。数字化是冰冷的,亦是感性的,其以想象力搭建的虚拟空间,具有无限性与开放性,潜在地邀请着每位“走入者”加入这场浩大的虚空中,为虚拟世界注入自身的生命力量。“走入者”的阅历不同、性格不同、际遇不同,

所见所感必不相同,这些都在塑造着VR世界,赋予其新的面貌,在此过程中,个体也会得到反哺和滋养。以VR技术为支撑,千年前的东坡与今天的你我,进入了同一时空,享有“同质”的(数字化的)生命。这个时空,介于过往和现实、已

知和未知之间,既是完成时、也是进行时。从“看见”到“遇见”,一字之差,是一场正在进行的视觉变革,阅读变成了重塑,观看变成了探索,观众经历着全新的生命体验,那是一次现实的、可触可感的穿越。一切还在继续,一切皆有可能。

“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”“浩浩乎如冯虚御风”“飘飘乎如遗世独立”,这是900多年前的(农历)七月。只需走进一个特设空间,戴上一副VR眼镜,便能走进这时空交错的缝隙里,与苏轼笔下的赤壁“千年一遇”。所见如真似幻,所感似我非我,此时大江滔滔、天空深邃,同游者是东坡,你与他正欲扣舷而歌……

这一幕,出现在虹口和平书院的“遇见东坡”VR大空间沉浸展中。数字化时代,VR技术为“交互”提供了可能。VR以计算机仿真系统为核心技术,集成了虚拟和现实的数字世界。观者头戴显示器(VR头盔)、手拿手柄,即可来到这个世界里,与“数字人”共享虚拟空间。从某种角度看,这个世界是与现实世界平行的、互联的“数字宇宙”,有其独立性、特定性,能提供某种思考和生活方式,并有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感。

2015年被称作“VR元年”,这一年,脸书Oculus Rift头显和微软HoloLens眼镜先后发布;而后沉寂、酝酿若干年后,各类VR体验出现在公众视野,渐渐从“新鲜事物”变成了“喜闻乐见”。2023年,《消失的千年一遇》。所见如真似幻,所感似我非我,此时大江滔滔、天空深邃,同游者是东坡,你与他正欲扣舷而歌……

这一幕,出现在虹口和平书院的“遇见东坡”VR大空间沉浸展中。数字化时代,VR技术为“交互”提供了可能。VR以计算机仿真系统为核心技术,集成了虚拟和现实的数字世界。观者头戴显示器(VR头盔)、手拿手柄,即可来到这个世界里,与“数字人”共享虚拟空间。从某种角度看,这个世界是与现实世界平行的、互联的“数字宇宙”,有其独立性、特定性,能提供某种思考和生活方式,并有更加沉浸式的体验感。

“要为省下钱来买票的观众演戏!”

——《中村仲藏》上海“封箱”最后10场何以动人

◆ 朱光

以《大逃杀》等著名的日本演员藤原龙也主演的舞台剧《中村仲藏》,选择在上海作为其“世界之终幕”,亦即“全球巡演封箱”,演完10场后不再上演。在前滩31演艺中心开演前,该剧汇聚的影视明星确实是最大卖点,开演后,观众发现中村仲藏这位江户时代破除“血统和家世”规则的歌舞伎名家的逆袭之路,才最为动人。他那句“要为省下钱来买票的观众演戏!”,以及中村仲藏——也可以说是藤原龙也率全场演员直面观众磕头的画面,令人走出剧场三日后依然三思——一个真正的艺术家,就应该竭尽全力为观众创造精品力作!

诞生于17世纪的歌舞伎在日本的地位,大约相当于京昆国粹在中国。歌,指音乐;舞,是舞蹈;伎,意为表演技巧。歌舞伎讲究的是世家传承,基本就是子承父业,如果侄子等男丁在能力上还是不足以继承本家流派,那么就收养子。剧中,当时团里的“艺术总监”市川团十郎时至今日传承到第十三代(十三代目),依然是歌舞伎世家的头牌。“市川团十郎”是艺术精进到一定水准的“名号”,传承到第二代后不再是人。市川家正宗男丁三四岁就要踏上舞台,此时“名号”是“市川新之助”,水准提升后可以成为“市川海老藏”,堪当大任时才能成为“市川团十郎”。整个“晋升”过程,就是“袭名”,袭名“开山鼻祖”的名号。

《中村仲藏》一剧汇聚的都是如今在歌舞伎史上响当当的人物——江户时代都是在四代目市川团十郎的班底里。中村仲藏终于获得扮演“野猪前腿”机会之际,扮演“后腿”的是松本幸四郎。2018年袭名十代目松本幸四郎的正是著名影星松隆子的哥哥——他在还是七代目市川染五郎的时候,与宫泽理惠一起

主演的电影《阿修罗城之瞳》堪称经典。《中村仲藏》临近尾声时,四代目市川团十郎宣布,其子袭名后的“左膀右臂”是松本幸四郎和中村勘三郎——他是第一个拥有合法剧场的“剧院总经理”。在历史上,初代目幸四郎是四代目团十郎(也是二代目幸四郎)的养父。故而,“松本幸四郎”之前的“中级水平”——“市川染五郎”有“市川”二字。传承至今,市川团十郎、松本幸四郎、中村勘三郎依然占据歌舞伎世家排名的前列。

中村仲藏只有一个教会他跳舞的养母。因为养母病重,他退出舞台打零工挣钱为其看病。可是养母看得更远,即便奄奄一息依然挣扎着站起来,想要教会他跳舞的真本领——这才是对她最好的告慰。开场不久的这幕戏就令人动容。中村仲藏最初是因为舞跳得出色而闻名的。但因为曾经离开过,因此要从最底层重新开始。好在市川团十郎把他从底层里提拔出来,“演野猪前腿”。该剧在人物故事精彩的同时,甚至复原了歌舞伎原貌。排练之际,中村仲藏头顶的还是一个棕色猪头,到了戏中戏正式上演时,他和松本幸四郎竟然披挂着一块代表野猪身体的彩色珠片布料登台,几乎闪瞎了观众的眼——而两人确实拳脚厉害,上海观众从没见过如此“光彩照人的野猪”,禁不住鼓掌喝彩。

因此,中村仲藏获得了人生第一个有台词的角色,台词就一句:“杀人了!”但是他给自己“加戏”,演得当时的观众对这个小角色念念不忘,甚至抢走了主角的风头。结果,看不得他“跳级”“逆袭”的同僚在河边把他一顿暴打。绝望之际,中村仲藏投河自尽,被一位热爱弹奏三味线的武士新左卫门救起——他虽然不认得中村仲藏,但是看得出“你的眼神就说明你是演戏的!”不仅仅

是因为眼神炯炯,歌舞伎尤其是市川家有一个独门技艺就是——“睨”,左右两颗眼珠可以往不同方向看。电影《阿修罗城之瞳》中,市川染五郎展示过。这个眼神,在浮世绘名家描摹歌舞伎名家家中颇为常见。而葛饰北斋等创作的浮世绘——通常是歌舞伎布景、风景画等,被认为是日本漫画的“前身”。

“死过一次”的中村仲藏,见到搭救他的爱看戏的武士如此洒脱,猛然想通:“我只要像个傻子一样演戏就行了!”“要为省下钱来买票的观众演戏!”说完,他还带领全体演员一字排开面向观众席,十几个人齐齐跪下结结实实地磕了个头。观众禁不住被感动到掌声雷动,这才了悟为何日本演员此前在剧中不时还说点普通话或者上海话。

因为舞台剧呈现的是歌舞伎的故事,舞台左侧还加上了歌舞伎舞台特有的“花道”——延伸到观众席18排,可以成为路、桥等,演员从这条道上场。当一名演员忽然跑到我坐的18排前,友善示意自己要从我面前跑上舞台“打扰了”之际,惊得我立刻自省坐姿是否也同样端正有礼——当全国各地演员和观众都恨不得零距离牵手拥抱时,第一次遇到演员生怕惊扰观众先打招呼。

《中村仲藏》不仅为观众着想,也淋漓尽致地展现出顶级艺术家的孤独。“中村仲藏”这个名号传承了五代之后,被中村勘三郎“收入中村旗下”——虽然两人没有亲戚关系。以至于电视剧《中村仲藏》是由九代目中村堪九郎(进阶后就是“中村堪三郎”)饰演中村仲藏。在舞台剧里,中村仲藏始终好奇“一条路一直一个人走下去会怎么样”——在剧中,他遇到过已逝的养母,带他出道的师傅后,就“前无古人”,台上、台下,也都“后无来者”。

人世间需要温情的「剧本」

◆ 韩浩月

编剧王丽萍最近出版了一本书,名为《长成了剧本的样子》(文汇出版社2025年8月出版,以下简称《剧本》),是一本散文集。按照书名去理解,作者的意思是想表达,和她创作的剧本一样,她以及她的现实生活,也拥有和电视剧相近的情节、细节。从创作者的身份角度切入看——编剧的散文会拥有什么样的气质?这让人好奇。

王丽萍的编剧作品有《媳妇的美好时代》《双城生活》等,播出时曾产生过广泛影响。但极少有人在记得剧情与演员的同时,去猜测编剧为了创作一个好看的故事,会动用自己什么样的生活积累。阅读《剧本》,会忘记王丽萍的剧作,一位散文作家的鲜明形象会站在眼前。文字真实又灵动,情感细腻又坦诚,整本书的内容在一笔一画地刻画他人性格时,也勾勒出作者自己的个性。阅读这本由单篇散文组成的集子,如同阅读作者利用零散时间无意间完成的个人传记。

虚构会增加散文的可读性与文学性,但每一篇、每一行、每一字都给人留下强烈非虚构印象的散文集,能更为直接地被推进到读者的眼睛与心灵当中。王丽萍在这本书中,如同老友聊天,将她的人生经历娓娓道来。无需刻意,也能轻松记得,她在杭州出生长大、安徽省南陵县当兵、南京上大学、北京实习、合肥工作、调动到上海。这几座城市都留下她的生活印迹,而将这些由人与事、记忆与怀想构成的印迹写出来,就成了她的人生剧本。

读者会感动于《剧本》中描绘的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。无论是小时候的杭州邻居毛师母、秦师母,安徽新兵连的小青、玲玲、阿琴,合肥住大院时炒螺蛳很好吃的老周、偶然结识成一生好友的冬梅,北京一起实习的小叶和小江,还是上海东方书报亭的老板、邮局请求帮缝包裹的男子、出租车讲故事的司机……这些人物,有的与作者情深谊长、时而相聚,有的或许只是生命中的匆匆一面之缘,但都被作者笔下的温情浸润,展现出人与人之间珍贵的连接。温情如一根细长又坚韧的线,将人与人编织在一起,在人世

间,需要这样一本温情的“剧本”,里面写满了体恤与懂得,也点缀着善意与有趣。

王丽萍在《剧本》里展现的少女时代、青年时期、中年光景,虽然生活环境不同,社会身份不一样,但作者的内在始终是统一的,她始终以善良、友好、天真、深情的心态来看待身边的一切。时代的变化,并没有影响她的价值观念,面对眼前的纷繁,她保持着不审视、不打量、不猜疑、不计算的态度,以自己的不变,来应对外界的变化。《剧本》的整体基调是温暖向上的,书中极少呈现负面的人物和令人沮丧的描写,充满了积极乐观的气息和温润勇敢的力量,这是一种主动的选择,使人由衷相信:一切都会向好。

《剧本》里的文章和电视剧完全不一样,书中不追求戏剧冲突,不刻画人物矛盾。但仅仅是那些不过一两个页码的篇幅,也能让人深深地记住人物形象。比如翻纸本通讯录挨个打电话给朋友拜年的婆婆,弄丢了15元实习工资的姐姐,邀

请作者坐到副驾驶拍摄漂亮风景的司机……这固然与简约、准确的文字表达能力有关,但更多是作者内在能量的一种天然感染力使然。书中一篇文章写到,20多岁的“我、小叶、小江”,看见电话亭下站着一个表情阴郁貌似“想不开”的男人,她们决定围绕着电话亭转圈,转到第五圈之后,那个男人走出电话亭,与她们相视一笑后走开了。在这篇文章里,王丽萍写道:“做任何一个时候都热乎乎的人,做一个善良并幽默的人。”这不仅是她青春时期就有的理念,也成为本书从始至终都在强调的品质。

人不可能按照剧本生活,但却有必要去编写自己的人生剧本,在这个不会被拍摄出来的剧本里,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人,用什么样的立场去处理人际关系,以及怎样面对无可预测,甚至不可控的经历与事件,这些都决定了你的剧本不见得出彩,但一定贴合你的内心需求。你设定的剧本,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自己的命运,不妨试试像《剧本》这样,以温情为基础和主旋律,把生活与人生纳入自己新的剧本大纲中来。

